



研究生公寓

履迹

在圣地亚哥的36小时

周炳揆文摄

巨大的雕塑



随团旅游美国,许多人都会对其西海岸的圣地亚哥赞赏不已,但我总觉得这种夸奖对东部的城市有些不公平。因为国内组团,大都直飞纽约,十七八个小时的飞行,再加上十二小时的时差,游兴不免大减,而经过一个多星期到了加州的圣地亚哥,生物钟已经调整过来,看风景当然更为有滋有味。

话说回来,圣地亚哥值得赞美,宜人的气候,亚热带的植被,美不胜收的海岸线……这篇文章不拟介绍旅行团必去的脍炙人口之处,如拉荷亚海湾、科罗纳多岛、海洋世界、巴博亚公园、日落礁等等,而是探讨一下假设你的日程允许你在圣地亚哥多待上36个小时,该去哪里呢?

早上,驱车前往与圣地亚哥毗邻的拉荷亚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(UCSD)参观。和声名显赫的美国“常青藤”名校相比,UCSD乃后起之秀。不过,它的水准不容小视,UCSD成立于1960年,迄今才53年,已经为美国贡献了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:海洋学1位,经济学2位,生物化学2位(其中一位就是钱学森的侄子Roger Tsien)。

UCSD校园和美国东部、中西部大学校园的中规中矩风格有很大的不同,建筑物的布局看似漫不经心,仔细推敲则是独具匠心。UCSD的图书馆是一个菱形的建筑,造型前卫,构建充满张力、动静两宜。距图书馆不远处你可以找到UCSD的研究生公寓,从公寓走向停车场要经过一片荒埠,据说,这片荒埠的地貌、走势和科罗拉多州的大峡谷十分相似,规划师们把它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,让原始地貌和学生公寓共享一个空间——气场相投、古今辉映,以激发莘莘学子的想象力。

午后,大约40分钟的车程,去圣地亚哥市区以北、埃斯孔迪多以南一个叫波威的小城,波威有一个人工湖绝对值得去看一下。这里的湖面平静如镜,没有拉荷亚海湾的喧闹,只见年轻夫妇带着孩童在这里野餐、骑自行车,情侣们在徐徐微风中散步……

和美国的其他城市一样,圣地亚哥不乏可大快朵颐之处。我推荐一家叫Buca di Beppo的意大利餐馆,从波威人工湖开车过去大约20分钟。在意大利语中,Buca是地下室的意思,Beppo是Joseph的昵称,店名的直译就是“约瑟夫的地下室”,是具有意大利南方风格的家庭餐厅,其招牌菜是三只海鲜拼盘,大家庭(分量)通心粉,菜的采料新鲜,分量足,价格合理——平均每人10-20美元就可以吃得很好了。

如果你是古典音乐爱好者,而那天,位于市中心的Copley Symphony Hall(位于第7街和C街)恰好有音乐会,那就千万不要错过哦。圣地亚哥交响乐团是美国西海岸著名乐团之一,印度尼西亚出生的林望杰是现任的音乐总监,它的音乐会是在晚上8点开始的,所以,在Buca晚餐后你会有充足的时间回到住地,洗澡,换上正装,然后驱车去Copley Symphony Hall。

次日,你还有半天的游览时间,可以去参观圣地亚哥当代艺术博物馆,它有两个展馆,可以先去看位于拉荷亚海湾附近的馆(700 Prospect St.),馆的外墙,是一个由数十艘船组成的巨大的雕塑,非常夺人眼球,这里汇集了世界各国艺术家的作品。另一展馆(原票通用)在市中心火车站隔壁(1100 Kettner Blvd.),利用车站的仓库改建的,它的展品似乎更强调视觉效果,进而挑战想象力的极限。以参观当代艺术博物馆作为这次旅程的结束,想必会对这座美丽的城市留下隽永的回味。

音乐之旅处处有音乐

任海杰文/摄



与几位音乐爱好者去德国慕尼黑旅游,观赏一年一度的慕尼黑黑歌剧节,也顺便游览一下与慕尼黑相近的奥地利萨尔茨堡。德奥真是音乐大国,到了那里才发现,他们的音乐并不只是在正规的歌剧院、音乐厅举行,大街小巷、教堂城堡,处处都有音乐,音乐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。

慕尼黑是巴伐利亚州的首府。这次的音乐之旅基本以慕尼黑为中心,白天四面八方外出旅游,晚上回慕尼黑老城区旅馆,去附近的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欣赏歌剧。那天一早,我们就出发去第一个景点——位于东巴伐利亚的帕绍。帕绍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美丽的名城,处于多瑙河、莱茵河、伊尔茨河交汇处,因此又被称为“三河城”。那里有个著名的巴洛克风格的圣史蒂芬大教堂,教堂里有世界上最大的管风琴,每天中午12点,都会有管风琴独

奏。我们在附近游览了一圈后,来到圣史蒂芬大教堂,买票进入。教堂内部装饰华丽,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管风琴。身临其境才发现,原来除了教堂后壁中央有个巨大的管风琴外,四周还有四个小型的管风琴与之相连。教堂的座位大约能容纳800人,几乎满座。除了少量的游客,大部分是当地的居民和教徒。12点整,铃声响过,全场肃静。一位神职人员上台念诵。片刻,管风琴浩然鸣响。很可能是巴赫或巴赫时代的圣乐。因教堂特殊的结构和氛围,音响有别于我们以前在国内音乐厅听到的管风琴音效,显得特别的宏伟、庄严、神圣、虔诚,我发现有些听众微微低着头,双目闭合。又因为一大四小的管风琴错落有致地鸣响,音响的立体感和层次感尤为丰富细腻,这是从未有过的音乐体验。

走出教堂,在附近的一处公共厕所的门上,居然贴有圣史蒂芬大教堂音乐会的宣传海报,介绍最近将要演出的音乐会,后来我们几乎在德国每个小城镇,随处可见这样的音乐海报。

到了萨尔茨堡,即被告知,在著名霍亨萨尔茨堡与米拉贝尔宫每天都有音乐会,考虑来回方便,我



▲ 米拉贝尔宫四重奏音乐会
► 圣史蒂芬大教堂管风琴



夜宿南非野生动物园

苏浙生

出发去南非前,被告知将有一晚“特别安排入住南非最具特色的野生动物园帐篷酒店,傍晚欣赏草原的美丽落日,夜晚聆听动物们的嬉笑声,体验真正的非洲原始风味”。我期待着这一晚的到来,我喜欢这类独特的住宿体验。

下午3点左右,我们进入奥斯颂野生动物园,那是连绵的丘陵和望不到头的草原。园内的清澈小湖边,林木掩映着一幢幢独立的帆布帐篷。帐篷没有门锁,掀开门帘入内后,再从里边将拉链拉上,就算是锁上门了。我与老曹的帐篷临湖而立,篷内床铺沙发书桌和盥洗设施一应俱全,篷外则摆着茶几坐椅和躺椅,环境幽美而别致。

放下行李,我们7人乘上一辆敞篷越野车,由黑人司机勒威伦开车,直往丘峦草原深处开去。灌木丛里,羚羊在奔逐,犀牛在踱步。勒威伦将车慢慢靠近旁若无人、低头吃草的犀牛,只距几步时,他熄了火,用手指按在嘴上,做了个“嘘”的禁声动作,我们都心领神会,一声不响地在车上不停地按快门(按规定,游客不准下车)。

越野车继续奔驰。突然,大家叫起来,前面4只长颈鹿在游荡。高高的长颈,在低矮的灌木丛里特别醒目。其中一只立停在我们的前方,挡着车头,威风凛凛,寸步不让,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们,我们也不敢惊动它,毕竟它才是这里的主人呀!彼此就这样无声地打量着,等待着。好一会,它见同伴离开了,才迈腿而去让出路来。勒威伦说,这里的野生动物,都是从古到今土生土长的,这儿绝对不惊吓与捕捉动物,所以它们也从不惧怕人类。

回到帐篷,刚好夕阳西下时分,我们静静地欣赏着晚霞、丘峦、湖水、荒原。在湖边餐厅用过烛火晚宴后,我们三三两两返回帐篷。走在幽幽的小路上,皓月当空,夜凉如水,四周不见人影,不闻人声,一切分外宁静。尽管导游说,这儿的野生动物中,没有狮子等食肉动物,大家的安全绝对有保障,但在这无边的荒野里,黑黢黢的,不知哪里会窜出个野兽来呀,所以谁也不敢乱走乱闯,一个早早地进篷休息了。

夜里会不会有动物光临帐篷呢?有人担心,也有人期待。炮灯

们预订了当晚在米拉贝尔宫的一场四重奏室内音乐会。米拉贝尔宫是当时的大主教为他的情妇建造的,周围的宫殿花园,即是著名电影《音乐之声》的拍摄地。米拉贝尔宫室内装饰之豪华精美,令人目不暇接,甚至在楼梯的扶手处,都有许多栩栩如生雕塑相连接。宫中三楼,有一厅,现在主要作为萨尔茨堡居民举办婚礼的地方,晚上则举行音乐会,临时排的座位,可以坐一百几十人。我们那天音乐会的曲目是莫扎特和舒伯特的四重奏。当晚演奏的四重奏组首席是位韩国女小提琴手,表现最为突出,其他三位似乎一般。下半场的舒伯特好于上半场的莫扎特。室内是大理石建筑,因为原本不是作为音乐厅建造的,因此音响效果显得有些浑硬,不过现场的气氛轻松、随和,每曲演罢,观众的掌声都非常热烈。

我们离开萨尔茨堡时得知,7月下旬就要开始一年一度的萨尔茨堡音乐节。只有20万人口的萨尔茨堡,到时将有100万左右的游客进入。音乐已成为萨尔茨堡的一大旅游产业。我们看到了宽广开阔的音乐会主会场中央已挂上了纪念瓦格纳、威尔第诞辰200周年的头像,还从边门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安装调试舞台。

后,帐篷外不时传来“咕咕咕”、“欧欧欧”、“嘎嘎嘎”的叫声,是野鸟叫?野兽叫?野鸭叫?我与老曹猜来猜去,也说不清。这叫声,非常清晰,仿佛就在帐篷窗口,音量也有一定的“分贝”,虽不似狮吼狼嚎般的裂心惊悚,但也绝非莺啼虫鸣般的浅吟低唱。有趣的是,盥洗间的瓶子里,专门为游客准备了耳塞,如果不想或不敢聆听野生动物的鸣叫,那就可以一塞了之。

我睡觉向来比较惊醒。半夜梦回,侧耳谛听从未听到过的动物叫声,不禁冥想起来:在没有任何隔离措施的情况下,与野生动物为伴,同宿共眠在这块古老的非洲草原上,这才是旅行的乐趣所在啊。

第二天早上,走出帐篷,只见已有几位游客在晨曦中散步了。他们告诉我,清早起来时,发觉几只肥大的羚羊在帐篷附近转悠,看到游客走近,就飞也似地跑了。大家谈论着昨夜的“咕声欧声嘎嘎声,声声入耳”,都兴致十足。是的,这个野生动物的栖息地,野得洪荒,野得天然,真应该多住几天才好呢。